

锁孔里的房间

莫言

选

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锁孔里的房间/莫言选编.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7
(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ISBN 7-80005-506-X

I. 锁… II. 莫…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091 号

锁孔里的房间——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作者/莫言 选编

总体策划/丁晓禾

责任编辑/邵东 杨彬

封面设计/旺忘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26644-2569(总编室)

(010)68994118(发行部)

传真/(010)68326679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印刷/北京市运乔宏源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850×1168

字数/170千字

印张/9

版次/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05-506-X/I·036

定价/17.00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莫 言

独特的声音

让一个拥有二十年文学阅读经验的人选出他喜欢的十个短篇小说，是一项轻松愉快的工作，但让他讲出为什么选了这十篇小说的理由，却既不轻松也不愉快，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想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作家成熟后的产物。阅读这样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家的独特性。就像通过一个细小的锁孔可以看到整个的房间，就像提取一个绵羊身体上的细胞，可以克隆出一匹绵羊。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熟，应该是指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所谓的风格，应该是一个作具有

了自己的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这个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或者像烟熏火燎的小酒馆，或者像烛光闪烁的咖啡屋，或者像吵吵嚷嚷的四川茶馆，或者像音乐缭绕的五星级饭店，或者像一条高速公路，像一个马车店，像一艘江轮，像一个候车室，像一个桑那浴室……总之是应该与众不同。即便让两个成熟作家讲述同一个故事，营造出的氛围也决不会相同。而我认为所谓作家的成熟，不是说他从此之后就无变化，也不是指他已经发表了很多的作品。有的人一开始就成熟了，有的人则像老酒一样渐渐成熟，有的人则永远也不会成熟，那怕他写了一千本书。

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对大多数读者和作者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任何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都是片面的，它更多的是理论的自我满足。作家的自我立论更是情绪化的产物，往往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但小说的确存在着好坏之分，这是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我的选择也基本上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我能谈的也就是回忆当初阅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

第一次从家兄的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铸剑》时，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撮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

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我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师傅拉风箱当学徒时，看到钢铁在炉火中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就联想到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后来我到公社屠宰组里当小伙计，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的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一旦进入了这种联想，我就感到现实生活离我很远，在我想象出的黑衣人的歌唱声中忘乎所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大声歌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前面是鲁迅的原文；后边是我的创造——呜哩哇啦嘻哩呜呼。我的这种歌唱大人们理解不了，但孩子们理解得很好，他们跟着我一块歌唱，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这歌唱。在满天星斗的深夜里，村子里的某个角落里突然响起一声长调，宛若狼嚎，然后就此伏彼起，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长大之后，重读过多少次《铸剑》已经记不清了，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渐渐地我将黑衣人与鲁迅混为一体，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我知道我成不了眉间尺，因为我是个怕死的懦夫，不可能像眉间尺那样因为黑衣人的一言之诺就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如果有条件，我倒很容易成为那个腐化堕落的国王。

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是我在某训练大队担任政治教员时读到的，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小说，已经满足于读一个故事，而是要学习人家的“语言”。本篇中关

于大海的描写我熟读到能够背诵的程度，而且在我的早期的几篇“军旅小说”中大段地摹写过。接受了我的稿子的编辑，误以为我在海岛上当过兵或者是一个渔家儿郎。当然我没有笨到照抄的程度，我通过阅读这篇小说认识到，应该把海洋当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写，然后又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海洋的书籍，就坐在山沟里写起了海洋小说。我把台风写得活灵活现，术语运用熟练，把外行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读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十字军骑士》，感觉到就像遇到多年前的密友一样亲切，因为他的近乎顽固的宗教感情和他的爱国激情是一以贯之，在长篇里，在短篇里。这个短篇的创作时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如今读起来，依然感觉不到它的过时。这是一个精心构思的故事，充满了浪漫精神，仔细推敲起来，能够感觉到小说中心情节的虚假，但浪漫主义总是偏爱戏剧性的情节。

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我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外国文学》月刊上读到了它。刊物是一个学员订的，我利用暂时负责收发报刊的便利，截留下来，先睹为快。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用了三个通宵，将它抄在一个硬皮本上。在此之前，我阅读的大多是古典作家，这个拉美大陆上颇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充溢着现代精神的力作，使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安，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拟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这次摹仿，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意

义重大，它使我明白了，找到叙述的腔调，就像乐师演奏前的定弦一样重要，腔调找到之后，小说就是流出来的，找不到腔调，小说只能是挤出来的。

乔伊斯的《死者》是经典名篇，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文章极力推崇，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读完它。这部小说并不难读，但他精雕细琢的那些发生在客厅舞厅里的琐事，实在是令人心烦。读到临近终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走出姨妈家的客厅，来到散发着冰冷芳香的大街上时，伟大的乔伊斯才让人物的内心彻底地向读者开放，犹如微暗的火终于燃成了明亮的火，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绽开了全部的花瓣。但这两颗狂乱的、光芒四射的心很快就冷却了，就像火焰渐渐熄灭，就像花朵渐渐凋零。最后，男主人公将自己的灵魂埋葬了，就像“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如果是一个别样的作家，或者说除了乔伊斯之外的其它作家，小说到此就该结束了，但乔伊斯不在这里结束，他让“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来结束这篇小说，他让雪“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进香农河那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地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这是小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结尾之一，含蓄、隐晦、多义，历来被评家乐道，也为诸

多作家摹仿，但很少有人敢用这种方式来结尾，但即便是放在中间，也一眼就能看出。我曾经试图用他的调子写作，但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读劳伦斯的《普鲁士军官》时，我正在军艺文学系学习，当时流行写“感觉”，同学们之间，夸奖一个人小说写得好，就说他有“感觉”，批评一个人的小说不好，就说他没有“感觉”。此时我的《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小说已经发表，我被认为是有“感觉”的，为此我沾沾自喜，甚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当我读了《普鲁士军官》后，才知道什么叫做有“感觉”，比较劳伦斯，我的“感觉”实在是太迟钝了。我们所说的“感觉”，其实就是指作家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用全部的感官包括所谓的“第六感觉”，去感知他自己的身体、内心、以及外部的世界。在这方面，劳伦斯的《普鲁士军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精美的样板。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马尔克斯毫无疑问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巨翅老人》，鲜明地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看来不真实的东西写得十分逼真，把看来不可能的东西写得完全可能。这篇小说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但我认为它更像一个童话。马尔克斯的师傅应该是安徒生，他是用讲故事给孩子听的口吻讲述了这个离奇的故事。

福克纳是许多作家的老师，当然也是我的老师。他肯定不喜欢招收一个我这样的学生，但作家拜师不须磕头，

也不须老师同意。福克纳的这篇《公道》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并不是最有名的，我之所以喜欢它并要向读者推荐，是因为这篇小说的结构。福克纳的长篇和中篇大都有一个精巧的结构，但他的短篇不太讲究结构，《公道》是个例外，《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当然也不错，但我认为不如《公道》巧妙。他用一个孩子的口气讲述了孩子听爸爸庄院的佣人山姆·法泽斯孩童时代从他的父亲的朋友赫尔曼·巴斯克特那里听来的关于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等人的故事，所谓的小说结构的“套盒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构是福克纳历史观的产物。小说中关于爸爸与黑人斗鸡、与黑人比赛跳高的情节富有喜剧性而又深刻无比，就像刻画人物性格的雕刀。

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是一篇优美的儿童小说，我只读过一遍，而且是在二十多年前，但那堆篝火、那群讲鬼故事的孩子、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那些不时将脑袋伸到明亮的篝火前吃草的牲口，至今难以忘怀。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得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至于他是否用自己的写作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那我就知道了。

《桑孩儿》的作者水上勉小时曾经出家当过和尚，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南无阿弥陀佛”。这篇小说里也出现了好几次“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个凄惨无比的故事，

但水上勉的叙述清新委婉。这故事让我来讲那就不得了了，肯定要大洒狗血。《桑孩儿》的结构有点像福克纳的《公道》。我选择它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大宗教的超然精神，二是因为它作为一篇乡村风俗小说的成功。

做为一个读者，我说得也许还不够；但做为一个“选者”，我说得已经太多了。

目 录

1	序/独特的声音	莫言
1	灯塔看守人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25	南方高速公路	(阿根廷) 胡里奥·科尔塔萨尔
58	死者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122	普鲁士军官	(英国) 戴·赫·劳伦斯
157	巨翅老人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168	公道	(美国) 威廉·福克纳
191	白净草原	(俄罗斯) 屠格涅夫
221	乡村医生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232	桑孩儿	(日本) 水上勉
248	铸剑	(中国) 鲁迅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施蛰存 译

灯塔看守人

—

有一次，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华尔岛外的灯塔看守人忽然失踪了。因为他是在暴风雨发作的时候失踪的，所以大家疑心这不幸的人是行走在灯塔所在的那个石骨嶙峋的小岛边上，被一个浪头卷去了。到了第二天，一向系在山凹里的他的小船都找不到了，于是这种猜测似乎就格外近情。灯塔看守人的职位空了出来，这是必须赶紧补派的，因为这个灯塔，对于本地的交通，以及从纽约到巴拿马来的船舶，都极为重要。蚊子湾里又多砂碛和礁石。

在这些礁石中间，白天行船，已是很不容易；而到了夜间，尤其是因为在这热带的烈日所灼热的海面上常常升起浓雾，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时候，给许多船舶作唯一的向导的，便是这座灯塔。

找一个新的灯塔看守人，这是驻巴拿马的美国领事的任务，而且这任务竟也不小：第一，因为绝对必须在十二小时之内物色到这样一个人；第二，这个人必须是非常忠诚小心的——因此当然就决不能把第一个来应征的人便贸然录用；而最后一个理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应征候补。灯塔上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它对于那些喜欢过懒散自由的放浪生活的南方人，可以说是毫无吸引力。这个灯塔看守人差不多就等于一个囚犯。除了星期日以外，他不能离开他这全是石头的小岛。每天有一条小船从阿斯宾华尔岛上给他送粮食和淡水来，可是马上就开了回去。在这个面积不过一亩的孤岛上，再没有别的居民了。灯塔看守人就住在灯塔里；按照着规律管理它。在白天，他悬挂各种颜色的旗帜来报道气象，在晚上，他就点亮了灯。他必须爬上四百多级又高又陡的石级，才能到达塔顶上的灯边，有时在一日中还得上下好几回，要不是这样，这也就算不得艰苦的工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僧人的生活，实际上还不止此，——这简直是一个隐居苦修者的生活。因此，无怪乎那领事艾沙克·法尔冈李列琪先生要非常着急，不知道打哪儿去找这么一个有耐性的继任人；而就在这一天，竟意想不到的有一个人来自荐继任此职，法尔冈李列

琪先生的快乐如何，也就很容易了解了。来者是一个老人，约有七十来岁了，但是精神矍铄，腰背挺直，举止风度，都宛然是一个军人。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色黑得像一个克里奥耳人，但是看他那双蓝眼睛，可知他决不是一个南美洲人。他的脸色有些阴沉和悲哀，但却显得很正派。法尔冈李列琪先生一眼就中意了他。只要盘问他一遍就成了。因此就有了底下这一番问答。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个波兰人。”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做事？”

“做过好些事，没有一定。”

“可是一个灯塔看守人是要肯长住在一个地方的。”

“我正是需要休息啊。”

“你办过公事没有？有没有公职人员的证明文件？”

这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绸子，好像从一面旧旗上撕下来的一条。他把这个绸包解开来，说道：

“这些就是证件。这个十字勋章是在一八三〇年得到的；这第二个是西班牙的勋章，我从卡罗斯党战争里得到的^①；这第三个是法国勋章；第四个是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此后我又在美国跟南方打仗；可是这一次他们没给勋章。”

① 1834年，西班牙王斐迪南之弟堂·卡罗斯为了和他的侄女伊萨贝拉争取王位继承权而引起的内战。1837年，堂·卡罗斯失败，奔法国，战争方结束。当时西班牙政府征募外籍兵团，史卡汶思基可能就参加了这个组织。

于是法尔冈李列琪先生拿起那张文件来看。

“哦！史卡汶思基？这是你的名字吗？哦！在短兵相接的时候，缴获两面旗。你真是个勇敢的兵士了。”

“我也能够做一个忠诚小心的灯塔看守人。”

“做这件事是要每天好几回爬上塔楼去的。你的腿够不够劲？”

“我就是凭两条腿穿过大平原^①走来的。”

“你懂不懂海事？”

“我在一条捕鲸船上做过三年事。”

“你倒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做过了。”

“我没有懂得的就只有一个‘安静’了。”

“为什么？”

老人耸耸肩膀道：“这就是我的命啊。”

“不过我总觉得你去看守灯塔，似乎太老了。”

“大人，”这个应征者忽然神情激昂地说，“我已经流浪得很疲倦了。你知道，我做过的事情也不少了。这是我心里热烈想往着的一个位置。我现在老了，我要的是休息。我得对自己说：‘你得在这里耽下去，这是你的港口了。’啊，大人，这件事情现在全得仰仗你。倘到将来，恐怕不容易碰上这么个位置。现在我恰巧在巴拿马，这是多么运气！我求求你——看上帝面上，我好比一只漂泊的孤舟，万一错过了港口，它就会沉没了。如果你愿意使一

① 在美国东部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大草原，通称作“平原”。

个老人得到幸福——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忠实的，但是——我已经厌倦于这样的流浪了啊。”

老人的蔚蓝的眼睛显出一种真挚的祈愿的神色，使这位心地淳善的法尔冈李列琪先生感动了。

“好吧，”他说，“我就录用你。你去做灯塔看守人吧。”

老人脸上透出了莫可名状的喜悦。

“谢谢你。”

“你今天就可以到灯塔上去吗？”

“可以。”

“那么再会吧。还有一句话，万一有什么失职的情形，你就得革职的啊。”

“知道。”

当晚，当太阳在地峡彼端沉下，一个阳光辉耀的白天已经消逝，马上就接上了一个没有黄昏的夜晚，那新任的灯塔看守人显然已经就职了，因为灯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映射在海面上。夜色十分平静，是真正的热带景色，空中弥漫着澄澈的雾，在月亮四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而完整的彩晕；大海只因潮水升涨而微有动荡。史卡汶思基立在露台上，从下面看上去好像一个小黑点。他努力想收束他的种种思想，以接受他的新职位；但是他的心绪紧张得竟不能有秩序地思索。他此时的感觉，有些像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迹所不能到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终于获得了一个安静的时期，安全之感使他满心都